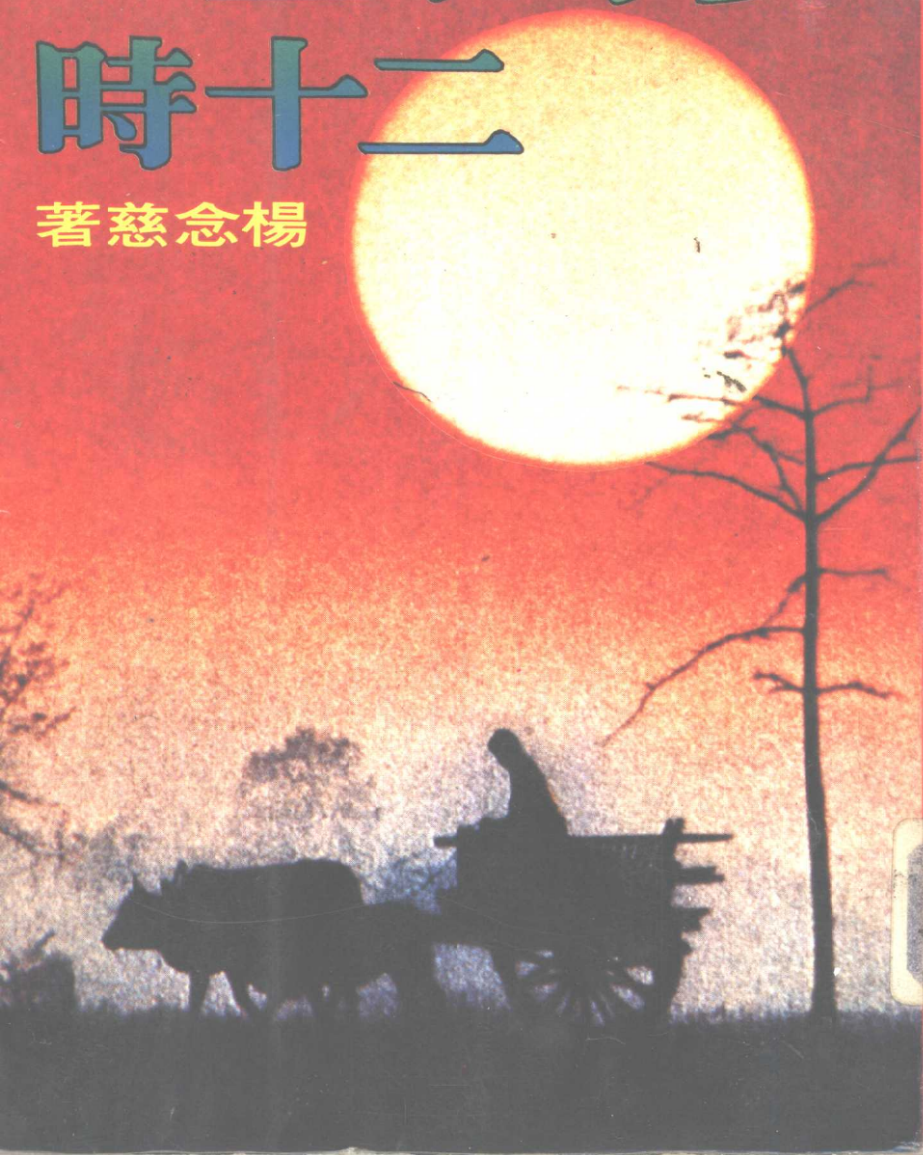


五十年少

時十二

著慈念楊



八五三三

11
04

少年十五二十時

楊念慈 著

出版者：皇冠出版社

台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

電話：七二一三四二二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一〇五九號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台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

電話：七二一三四二二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基隆路二段五十五號

電話：七〇一七九四八

定價：新台幣捌拾元

港幣拾壹元
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。盜印必究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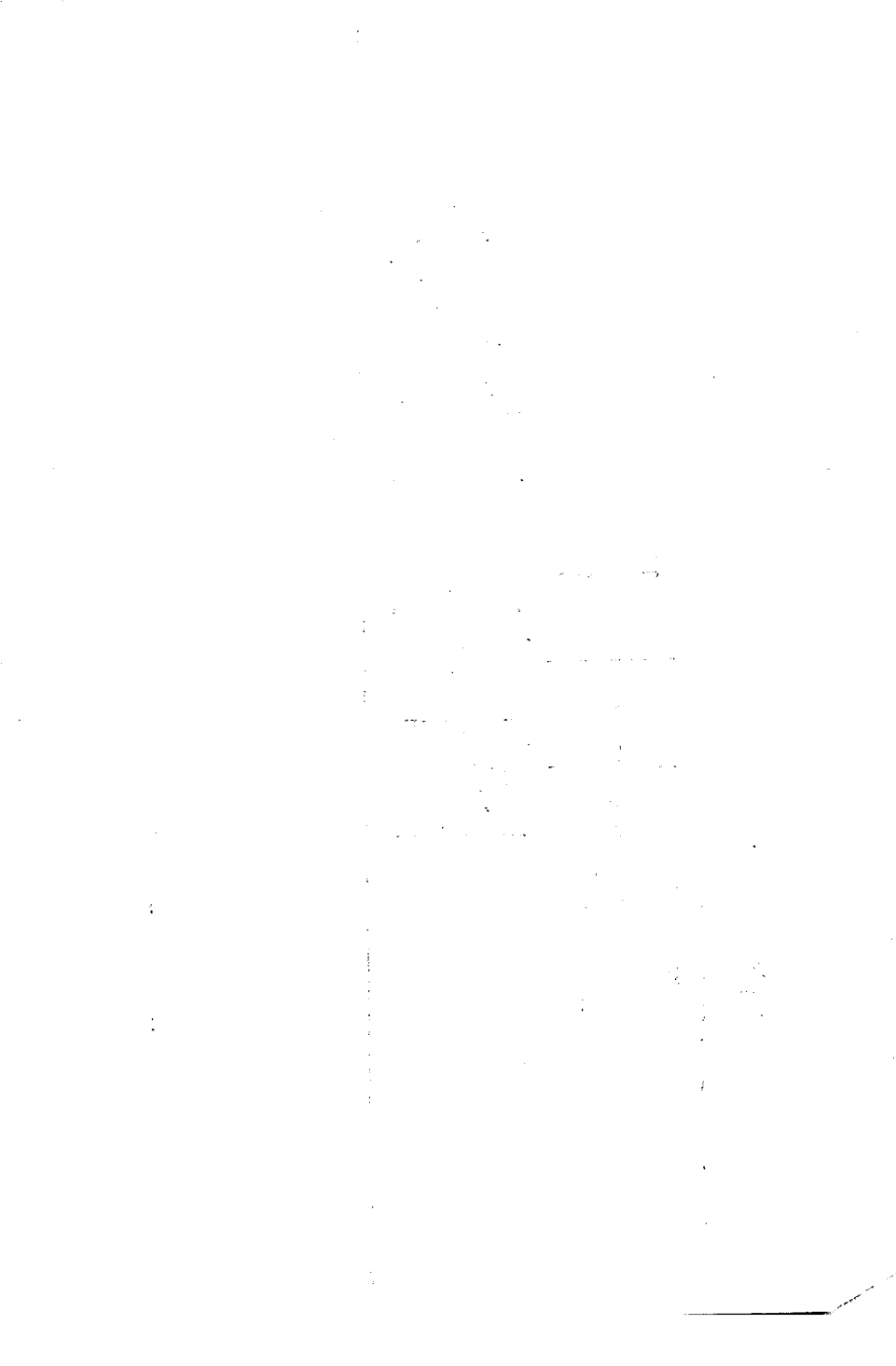
皇冠叢書第八九一種

少年十五 二十時

楊念慈著

H

1939.12.2



不管你身在何地。

家鄉·總是最讓你留戀·懷念的地方……

不管你活了多久。

少年時期的回憶·總會讓你微笑·歛歛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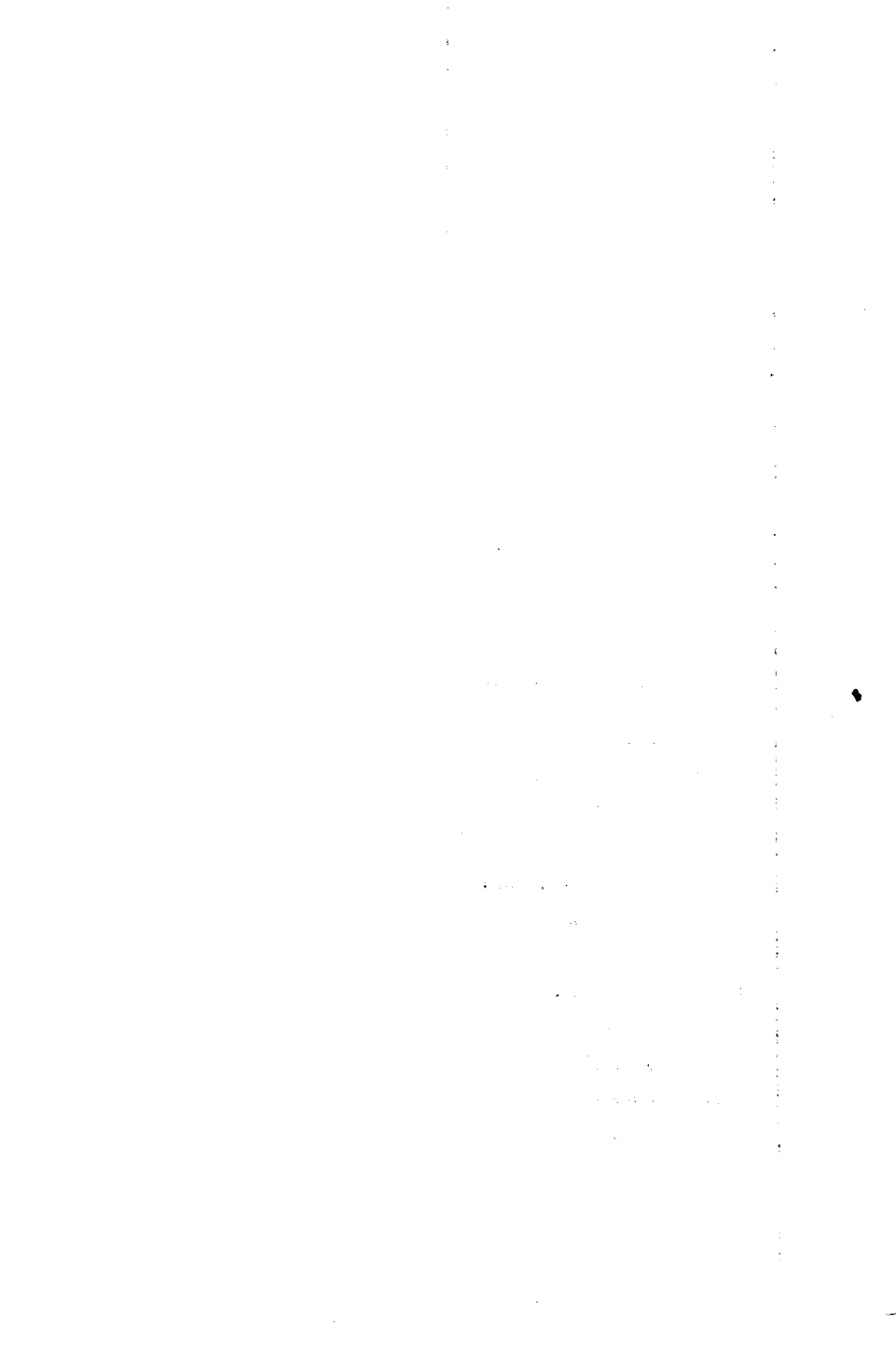
家鄉——是你生根的土地。

少年——是你的萌芽期

所以·年輕人·我要……

少年
十五二十時

- | | |
|-----|-------|
| 11 | 開場白 |
| 16 | 古城頑童 |
| 26 | 天外孤雁 |
| 37 | 幾樁舊公案 |
| 50 | 一次新行動 |
| 76 | 大地震 |
| 113 | 英雄之死 |
| 163 | 小五義 |
| 213 | 懲兇 |
| 271 | 除奸 |
| 335 | 離鄉 |
| 343 | 煞尾 |



少年十五二十時

開場白

眼看着就到了六十歲。如果承認自己已經是一個老年人，會惹得那些比我更年老的人不高興；可是，六十歲不算老，什麼時候才叫老呢！

截至目前為止，身體狀況還算是差強人意，六十歲只是一個不大令人愉快的數字而已。吃也能吃，睡也能睡，笑也笑得出聲音，哭也哭得下眼淚……所以，還不太能感覺到它實質的意義。不過，數字確乎是一種很真實的東西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六十就是六十，這是不能不認賬的。假設我能活到八十歲，人生歷程也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三，剩下這二十年，總是一日不如一日，等到自己吃不下、睡不熟、笑不像笑、哭不像哭的時候，活着——咳，也只是活着而已。如果再身子骨兒不壯實，害點兒腦充血、肝硬化、心臟膜不整、攝護腺肥大……之類的老人症，弄得心志昏聩，半身不遂，該軟的不軟，該硬的不硬，甚至連心跳、呼吸、拉屎、撒尿這類最自然不過的事情，也都違反自然，出了毛病，那才真是活受罪呢！縱然是子孝孫賢，也只能從旁扶持，病痛害在自家身上，誰也替不了你。所以，剩下這二十年時間不短，但是，一生的好時光已經過完，真如一位老友在六十歲大慶的壽筵上所說的：『後患無窮，前程有限。』

當然，人分三六九等，際遇各不相同。有人在六十歲過後，照樣的掙扎奮鬥，創出一番前所未有

的大成就，那都是一些異乎流俗的大人物；至於一般常人——如我，恐怕六十歲就已經是該結算賬目的時候，六十歲以前庸庸碌碌，沒有什麼值得在國史、家譜中大書特書的光榮紀錄，大概六十歲以後也不會再有。這種情況，就像我那位老友的另一句名言：『雖然未到終站——終站就在眼前。』往前看，一切景物都清清楚楚，不可能再有什麼峯迴路轉。認清了這一點，我才能體會為什麼人到老年會把世事看淡，這就和聽故事、猜謎語一般，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結局、洩漏了謎底，你還有什麼好賣關子、弄玄虛的？認清了這一點，我也才能體會為什麼人到老年總愛停足止步，回頭顧視，看看過去，想想當年。原因很簡單，只為的是自己站立的這地方太接近終點，那邊兒長而這邊兒短，所以，往前看不如往後看。

似乎每一位老年人都愛回憶他生命中的那些陳年舊事，難道說人人都有一段『過五關、斬六將』的經歷？這倒不見得。不過呢，人總不是白活的，既然已經過了大半世，吃喝拉撒睡之外，多多少少總有幾件印象清晰的往事，而人的腦子更有一種奇妙的裝置，它不但能記憶，並且會把記下來的事物加以整理、修補，也順便增添一些點綴和裝飾，使它們在形式上更完美，在內容上更充實。如此一來，留在老年人回憶中的那些往事，就像窖起來的陳年佳釀一樣，時間越久，滋味兒越醇厚，不但是供他晚年孤獨寂寞時咀嚼回味，還不妨拿來對別人當故事說。倘若他口才夠好，能說會道，再加上一些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芥末、胡椒……之類的佐料，也儘可騙得幾聲驚嘆，或教人一掬同情之淚了。

我這六十年過得平平淡淡，真是到了『乏善可陳』的地步。填履歷表，倒是難不住我，因為人事資料完備，學經歷證件齊全，我可以有憑有據的逐項細填，按照規定，把表上的每一個空欄填滿；每逢要寫自傳，我可就有些為難。雖然已經活了將近六十年，却發現要把這六十年生命歷程加以濃縮精鍊，只消兩三句話就可以說完，真的可以算得『簡單扼要』。而寫自傳又大部分規定了字數，『限五百字以上』，或『不得少於一千字』，都是許多不許少，這可夠教我頭疼的了。往往皺眉苦思，折騰

了整日終宵，才勉強定稿。正文少而廢話多，只好在『理想』、『抱負』上大作文章，說什麼『我將來要如何如何』，弄得頭輕腳重，尾大不掉，自己看了，都覺得十分好笑。好在寫那些東西只是例行公事，非寫不可，寫了却沒有誰會認真的看它，否則的話，教書匠這碗飯，我早就吃不下去了。區區一篇自傳，怎麼會這樣艱難？難就難在沒有內容可寫啊。我這六十年生涯，只作了一項職業，就是教書，而且一教就教了三十年之久，恰是六十年的半數；至於學歷，別問我唸的是什麼學校，好歹也算是大學畢業。而生逢亂離之世，求學的歷程格外艱苦，是斷斷續續、連滾帶爬才唸完的，比別人更多花了幾年時間，從入學啓蒙，到領受大學文憑，『學生』這個頭銜，足足戴了二十年。你看，要問我的生平，『讀書二十年，教書三十年』，兩句話不就說完了麼？實在是太簡單，太平淡，把它比作菜餚，就像是鹽開水泡飯，想加點兒佐料進去，還真是不容易，只好保持它的原始風味。

教書之外，我還有一項『副業』，就是寫小說。過去這三十年來，以第一人稱發表的作品，在數量上也不算少，於是就給予讀者們一個頗不正確的印象，誤認為我這個寫小說的人，也像別的小說家一樣有著多彩多姿的生活，經驗豐富，感受深刻，所以筆底下才有取之不盡的材料。今天，我要鄭重聲明，實話實說：那些作品中的『我』並非都是作者本人啊，只是因為我比較習慣使用第一人稱的寫法，就常把別人的故事，記在自己的名下。譬如，有一篇小說中的『我』是隻大公雞，另一篇小說中的『我』則是一位吃齋唸佛的老太太，你們總不能人禽不分、男女無別吧？交代清楚這一段兒，往下的話就好說啦。不瞞各位，眞要是那條法令，規定小說家非寫自己的故事不可，書店裏就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小說，尤其是我，一兩篇小說的素材或許能湊得出來，然後就只好停筆不寫。我特別強調這一點，用意就在於說明，作家搜集材料，一向是五官並用，耳目尤其重要。我寫的那些故事，有些是街談巷議『聽』來的，有些是冷眼旁觀『看』來的，根本不是我親身的經歷。

承認了這一點，我眞是有些不好意思。然而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剛才我說過的：人分三六九

等，際遇各不相同，有人成龍成鳳，有人則只能像小麻雀一樣依傍著人家的屋簷過了一生。以我這望六之年，早已經到達『知天命』的境界，對於這些幸與不幸，倒是沒有什麼想不開。今天是把話說到了此處，以自己的庸碌平淡，對照別人的絢麗燦爛，自不免一時之間有些赧然。

現在要寫的這則故事，就是在這種情緒之下漸漸從心底浮現。故事的開端是在四十二年以前，這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一段時間，它當然是一直存在著的，而被我有意的壓在心底，塵封土掩，不讓它顯露一點兒形跡。真的，我不但不曾把它當作寫小說的材料，甚至在口頭上也提都不提，和我最親近的人也從來沒有聽我講說這則故事。我之所以如此守密，正是因為這則故事裏有我自己的影子。少壯時期，不敢把這則故事向人透露一句半句，怕落下『鹵莽』、『幼稚』、『少不更事』之類的評語；進入中年，更有著一種『好漢不提當年勇』的心理，站在人家面前的這個中年漢子，雖然蒙祖先的餘蔭，長得人高馬大、背厚腰粗，不能算是『手無縛雞之力』，可是，多年的教書生涯，却沾染上一身匠氣，說起話來之乎者也，走路做事都慢條斯理，和這則故事裏的那個『少年俠士』，實在扯不到一塊兒去，硬說那是自己，連自己聽了都半信半疑，又怎能唬得住別人呢？於是，乾脆把它深藏心底，只偶爾翻它出來，悄悄的溫習溫習，就像藏書家晒書似的，晒過了還收回到書櫃裏，別人要想借閱，那是萬無可能的。就這樣，我把它塵封土掩了四十餘年，但由於保存得好，過了這麼長久的時間，它依然卷帙完整，沒有一點兒殘缺。

現在又多了幾歲年紀，想法也有了改變，我決定把這則故事寫下來，貢獻給年輕一代的讀者。終於肯這樣做，這有兩層意思：第一、我要年輕人明白，老年人也都曾經年輕過，並非一出生就是個老頭子。既然年輕過，當然就會做過年輕人愛做的事，這都沒有什麼稀奇，所以，當你看到這故事中的某些情節，不必大驚小怪。第二、故事中的我和我的夥伴們，不過是幾個極尋常的孩子，既無三頭六臂，更沒有神通法力，至於我們在這段故事中的所作所為，在幾位老成持重的尊長眼裏，也不過是

一些潑皮胆大、老虎嘴上拔鬚鬚的頑皮行徑而已，甚至被當作惹禍精、招災鬼，犯的是該殺該剮、滅門抄家的大罪。當然，也有些尊長在暗裏明裏支持我們，誇獎我們，把我們看成保國衛鄉的小英雄。現在時過境遷，我以當事人的身分，回首前塵，真如隔世，當時所受的責罰或鼓勵，也早就像烟霧一般散去。我猜想，年輕一代的讀者們，或許並不討厭讀到這一類故事，希望我這拙劣的文筆，不致降低你們閱讀的興趣。如果有的讀者因而對故事中的人物表示羨慕，我勸你那也不必，因為，上面我說過的，我和我的夥伴們，只是幾個極尋常的孩子，故事中的那些作為，完全是時代和環境逼出來的。我相信：如果你們能有著像我們一樣的機會，你們也必會扮演相同的角色，演出相同的故事。

以上這些廢話，就算是『開場白』。